

晋史地理问题二则

张运鹏

因搜集整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地方历史资料，发现晋史上记载这一地区地理位置上有两条错误。特作两则历史地理札记校正如下：

一、台登与孙水、若水之位置距离

《通鑑·晋纪》十四：“太宁元年（323）春，正月，成李骧、任回寇台登（注：台登县越嵩郡。《九州要记》曰：台登县有奴诺川、鸚鵡山，黑水出其间，若水出其下，黄帝子昌意降居若水，即此。），将军司马玖战死。越嵩太守李钊，汉嘉太守王载皆以郡降于成。”胡三省这一注解是错误的，与《汉书·地理志》等书记载不符，与实际地理位置也不相符。现在校正如下：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卷二十八，越嵩郡，台登下注：“孙水南至会无入若，行七百五十里。”是孙水出台登之下，向南流至会无（今会理县），入若水（雅砻江，俗呼打冲河）。《华阳国志》卷三，台登下注：“有孙水，一曰白沙江，入马湖水。（笔者注：此说有误，《汉志》‘南流至会无入若。’是完全正确的。）山有磐石，火烧成铁，刚利，禹贡厥赋磐石是也。”《水经注》卷十四：“有孙水焉。出台登县。孙水，一名曰白沙江。南

迳邛都县，司马相如定西夷桥孙水即是。”《元和郡县志》：“台登有长河水，本名孙水，源出县西北胡浪山下。”这是孙水上游一大支流的源头。孙水上游尚有另一大支流。清陈登龙撰、朱锡毅补注、陈一津疏《蜀水考》（光绪三年（1878）成都叶氏刊本）卷二说：“《寰宇记》谓之长河水。《一统志》河在宁番卫东（补注：今冕宁县治）源出番界。《省志》河在冕宁县北，源出架州窝卜（补注：夷地，架州土百户，属冕山营，窝卜土百户，属冕宁靖远营）”。据以上诸书记载，孙水上游有两大支流，一出台登县西北胡浪山，一出冕宁县北架州窝卜，汇合于台登之下。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七十四：“台登司（西昌、明、清初在此置行都司），北百二十里，汉台登县，属越嵩郡。”又说：“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改泸沽。”即今日凉山州冕宁县泸沽镇。《纪要》所记方向、位置、距离与今相符合。台登为孙水上游两大支流汇合处，是孙水流域峡谷平原上第一个站口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说：“桥孙水以通邛都”即此，为越嵩郡治邛都（西昌）的门户。成将李骧、任回之所以寇台登，在台登击败晋越嵩太守李钊、汉嘉太守王载，就是因为门户既开，兵败将亡，无险可守，只得投降李骧，符合这一带地区的军事地理形势。《通鑑》胡三省注应当引用《汉书·地理志》注：“孙水出其下”。胡三省注引用的《九州要记》一书，今已不见其书，不知它对孙水是如何交待的。“奴诺川，鸚鵡山，黑水出其间，若水出其下”是在什么地方呢？《水经注》引《山海经》：“南海之内，黑水之间，有若水。”又说道：“……若水又迳越嵩大葑入绳。”是黑水又在若水之西。《蜀水考》卷二：“有奴诺水，本名绳水，流入泸水，在县（冕宁）西北七百里许。自羌戎界流入，《九州要记》：‘台登县有鸚鵡山，黑水出其间，若水出其下’，即盐源打冲河上流也。补注：盐源县东北一百六十里。”是则若水没有出台登之下矣，相距是七百里之遥。据此说奴诺水，即绳水，亦即黑水。若水即雅

若江，俗呼打冲河，在冕宁县西北七百里许的地方。这一带地方属横断山脉地区，实际上若水不在孙水流域河谷平原上。若水与孙水之间，横亘着一条旄牛山脉，相距七百里之远，可以说与台登没有什么关系。至于黑水（金沙江）又在更遥远的巴塘、里塘一带地方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越嶲郡、台登下注所以未提及绳、若二水，正因为相距甚远，与台登县没有什么关系之故。

绳水（金沙江）、若水（雅若江）、孙水（安宁河）古称三泸水，唐时，吐番屯三泸即是这一带地方。

二、《晋书·王逊传》“战于温水”一说有误

《晋书·明帝纪》：“太宁元年（323）春正月，李雄使其将李骧、任回寇台登。将军司马玖死之。越嶲太守李钊、汉嘉太守王载以郡叛降于骧。”和《通鑑·晋纪》十四所载一致。晋李钊、王载与成将李骧，任回一战于台登，兵败将亡，失败之后就投降李骧了。可是《晋书·王逊传》说：“先是越嶲太守李钊由雄所执，自蜀逃归，钊自南秦与汉嘉太守王载共拒之，战于温水，钊败绩。载遂以郡附雄。后骧又渡泸水寇宁州；逊使将军姚崇、爨琛共拒之，战于堂狼，大破骧等。崇追至泸水，溺水死者千余人，崇以道远不敢渡泸水，逊以崇不穷追也，怒囚群帅，执崇，鞭之，怒甚，发上衝冠，冠为之裂，夜中卒。”这里说的是“战于温水”，温水在什么地方呢？《蜀水考》卷二：“热水河（注：河源出热水塘）四时常温（补注：河在西昌县东北）。”今日西昌县礼州镇东面之热水河即古之温水也，距离台登将近七十里之地。这一带地方是开阔地，根本不是作战的地方。且李钊與李骧只一战于台登，李钊失败就投降了。台登在孙水之上，这里应当是：“战于孙水”而不是“战于温水”。温水、孙水、音甚相近，故误之也。又《水经注》卷十四：“越嶲郡邛都县

(今西昌)又有温水,各夏常热,其源可博鸡豚。下汤沐浴,能治宿疾。昔李骧败李流于温水,是也。”《华阳国志》卷三,越嵩郡、邛都条下亦有温水之说,但没有李骧败李流于温水之说。查《晋书·李特载记·李流传》也没有此种记载,显然是李钊之误。至于“战于温水”,乃是以讹传讹,一并应予纠正。李骧占据了越嵩之后,又曾经渡过泸水(金沙江)与晋宁州刺史王逊战于堂狼(今云南省巧家县)。李骧从何处渡泸水呢?《晋书·李雄载记》说:“遣李骧征越嵩,太守李钊降,骧军由小会攻宁州刺史王逊,逊遣将姚崇悉众拒战,骧军不利,又遇霖雨,骧引军还,争济泸水,士卒多死,钊到成都雄待遇甚厚。”《华阳国志》卷三:“会无县,路通宁州,渡泸得堂狼。”小会当在会无(今会理县)境内,接近宁州堂狼县的地方。《水经注》卷十四:“朱提郡,郡治县故城。郡西南二百里得所馆堂狼县西,有泸津去县东(会无县)八十里,水广六七百步,深十数丈,多瘴气,鲜有行者。晋明帝太宁二年(324)李骧等侵越嵩攻台登。宁州刺史王逊遣将姚崇击之,战于堂狼,骧军大败,岳等不穷追,怒甚,发上衄冠,冠恰裂而卒。”据此说小会则是今日之宁南县地。

宁南县在明、清一直是属于会理州管辖,是会理州披沙讯地。在汉、晋时期是会无县所管辖的地方。《华阳国志》已明确说:“渡泸得堂狼。”是会无县地近堂狼,渡泸即到堂狼(今巧家县)。今日之宁南县地即古之小会,当无疑义矣。据考古工作者说,由今日之西昌(即汉邛都),经普格、宁南(古小会)渡过金沙江(古泸津),到云南省巧家县(古堂狼),再到昭通是一条古道,沿途驿站上古墓、古代建筑遗迹颇多。近年在宁南华弹公社的葫芦口发现东汉时期砖石室墓(见《文物与考古》1983年1期),证实这一条古道开辟较早,在古代这条路线交通还比较发达,晋时很可能是通往宁州的大道,故成将李骧由此路线进攻晋宁州刺史王逊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四川省西昌县政协